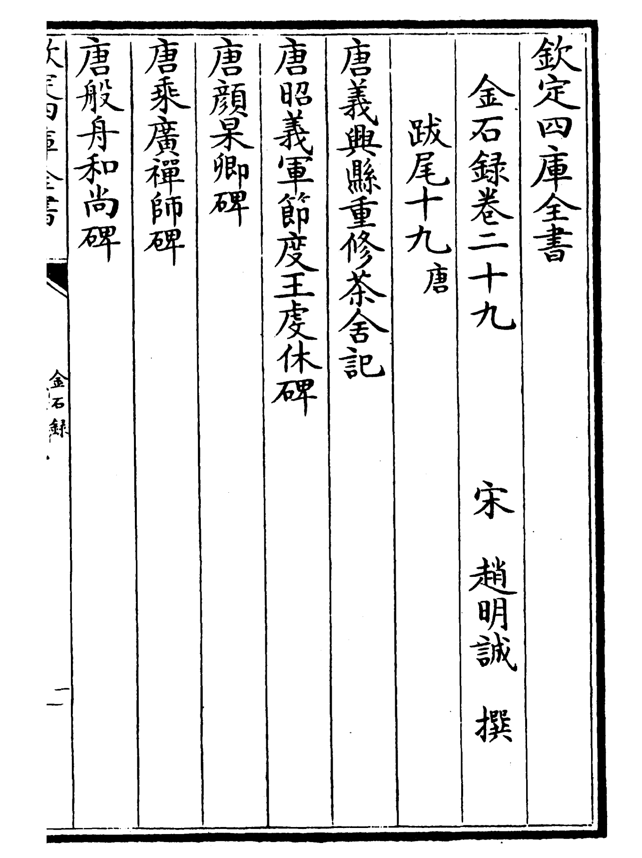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録卷二十九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九唐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唐顔杲卿碑

唐乘廣禪師碑

唐般舟和尚碑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唐贈司空于夐碑

唐左常侍薛苹碑

唐呂元膺碑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唐黃陵廟碑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右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寖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

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王公碑其名已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云贈右僕射傳為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為范陽人非也

唐顔杲卿碑

右唐顔杲卿碑眞卿撰元和中舊石刓缺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玄宗知之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山太守杲卿為司馬令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赴京而以賈深為司馬新史新書亦同蓋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揭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収其髮俄見夢玄宗云禦捍處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

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畧杲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疑故盡録其事於此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為金石録頗采唐賢所為碑板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録才數篇最後得此碑以校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歲久轉

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般舟和尚碑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大小不同然筆法縣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

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游者所書爾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録以為非偽永叔平生為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信此書何耶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為是今畧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又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

右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本作措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為巳後而石本作公儀之子巳巳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甚衆畧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碑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碑李白撰皇遹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遹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録云遹在陽冰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為就子姓纂元和中修是時元衡為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余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也當俟别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垍撰張弘靖書政和中與柳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大名尹所毁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録載皇祐中沂公曾之弟子融侍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旌賢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額皆歸登書非明皇所題疑子融所上

乃明皇書裴光庭碑耳耀卿光庭二碑皆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系表作涣之而碑乃字子煥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碑乃為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碑字畫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本校之時有與集異同皆當以碑為是惟叙其世系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再

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為太原晉陽令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此碑乃云考令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既言陽曲之別縣公祖遷則其為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時所立其諸子皆載不應差其世次而錯謬如此莫可曉也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右唐裴玢碑晉公裴度撰碑已斷裂其族姓名氏磨滅

不可辨識但云公名玢字連城以事考之葢裴玢也元和中為興元節度使以疾歸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云五代祖勒國王綽武德中本朝授鷹揚大將軍天山郡公因留為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據而復為糾乎疑轉寫誤爾又新舊史皆云綽玢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為正

唐贈司空于𩓢碑

右唐于𩓢碑集古録載𩓢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

躬撰疑敻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録中偶無之當候訪求

唐左常侍薛公碑

右唐薛苹碑唐史列傳云苹父順為奉先尉而此碑及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

唐呂元膺碑

右唐呂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云字孟淳新舊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云岳鄂觀察兼中丞爾其卒也舊史

云謚曰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為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蓋田弘正之兄融碑也弘正帥魏博詔以融為相州刺史使之相近唐史稱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聯中融怒杖之故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擁廹融不悦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其後弘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於軍旅其

智畧皆過人如弘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眞一代豪傑也碑爲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磨滅不可識其筆蹟頗佳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右唐辛祕碑與新史所載事蹟大畧相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禮科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卒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謚曰昭而新史云謚曰肅後更謚懿碑不載之其謚莫知孰是也

唐黄陵廟碑

右唐黄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磨滅不可讀此本葢七八十年前舊物字畫完好可寶也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為人妄加讐校而此碑人家尚時有之故訛謬為少然退之自潮移袁入為國子祭酒實三年而碑云三十年葢書者誤耳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顔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

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唐絳守居園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為文者雖務為新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為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唐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

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滁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右唐滁州刺史高公德政碑王起撰按唐書地里志元和十二年以鄎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滁州長慶元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残缺當為元年葢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為裴度牙將後至汾州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聽總愻憑恕憲愬懿聽惎慇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伷偕無禄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聽總憑懿四人而恁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

唐烏重胤碑

右唐烏重胤碑新唐史列傳云重胤為横海節度使討王廷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眞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胤為横海節度也長慶元年徙為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改天平軍四年就拜太子太保文宗踐極眞拜門下平章事頃之同中書為司徒餘如故葢重胤之罷横海即移鎮興元未甞拜太子太保而

其為太保實帥天平又其帥興元時未嘗兼宰相至文宗即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録所書畧同皆可以正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祐列傳云祐為夏綏銀節度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隷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累擢左右神策行營劒南西川節度使

後復云歴帥夏綏銀宥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祐以平蔡功超授左神武將軍從李愬平李師道遷左金吾衛將軍帥綏銀夏遷户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歴官止此矣蓋未嘗為少詹事帥涇原領劍南節度使也不知史何所據又誌云卒于滄景而傳言終龍武統軍誌云贈司徒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據李愬傳言吳秀琳

之降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
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
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為所擒令誌乃言祐潛布
款誠於愬曰其以其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
為解不然妻子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洎至唐州
同執者十二人命斬於牙門外次至祐大呌謂愬曰公
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
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即署為都知兵馬使二

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躳若奉盈而碑本躳作躳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躳躳然如畏徐廣曰躳躳謹敬貌也出三蒼后人不知躳字所出遂改為躳誤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録也

唐殿中侍御史韋㣉墓誌

右唐韋㣉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葢

禹錫集本四十卷今亡其十卷墓誌皆闕非獨此一篇也翃有子詢仕為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翃父幼卿而傳作君卿墓誌云翃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金石録卷二十九

金石録卷三十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二十唐 五代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記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瘞鶴銘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苻以姓氏書考之琅邪符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后為啟所滅奔西戎代為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苻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瑶皆封邑于琅邪豈書碑者誤以符為苻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於卒伍無他才能其為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㝏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羣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為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羣碑

右唐丞相崔羣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訛缺處多其可考者羣為武寧軍節度使召拜檢校禮部尚書而

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其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以碑為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時皇甫鎛方有寵羣力排其姦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鎛夫以羣之賢憲宗之明然讒間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始終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别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與唐史所載事迹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耳

唐贈太師崔倕碑

右唐崔倕碑據新唐史倕子邠傳云倕位吏部侍郎令

以碑考之俛仕至檢校吏部尚書郎中兼御史中丞爾蓋傳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缺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載石所歷官甚畧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巡邊使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荊南節度使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檢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

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如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玨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云遷為少師亦不言其為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顔為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顔入朝憲宗留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神策軍為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涇原節度使移振武葢沔初未嘗為許州牙將從李光顔平蔡及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為正至

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新史亦嘗得此碑以訂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按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于會昌六年年六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録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東節度使以疾為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為東都留守九月即以本官分司而史不書宣宗時為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為正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據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元裕祖

名彪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彪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據唐史列傳平為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歷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即位拜檢校司空寶歷元年朝京師換僕射戶部尚書踰月復為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而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於魏而敬宗時入

朝所拜官史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為金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臨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公俯伏拜受及再為滑臺以為當之矣復為平盧乃驗焉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文字磨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余因求得之

碑殘缺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録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為翰林學士侍講文宗嘗讀春秋問康佐閽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李訓訓遂進翦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疾罷為兵部侍郎甘露之禍李訓實啟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學侍講讀顧問而喑默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谿谷之勝舊為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唐史官者傳宣猷為福建按察使中官多閩人宣猷每歲時遣吏上冢當時號為敕使墓户因此除宣城夫疏泉石種樹藝草窮登覽遊觀之勝此山林獨往之士遺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諂諛附會盜竊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絪撰歐陽公集古録云碑有子五人載戣戡戢戳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戳之下又有戚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戣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為戣墓誌云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戳公於次為第二與絪所撰碑正合然則安得復有戚乎蓋絪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

不謬而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葢智永陳時人而此書虎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爾其間二十八行字畫不類葢舊本不完國初時人為補足之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眞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

公集古録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羣公泛舟詩在潤州瘞鶴銘傍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上曹掾而不見其名詩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録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嶅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作耳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公為進士時所蓄耳

唐冰清琴銘

右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于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迹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為蘇州司馬貶廣州讐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為中

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弄權九有蕩析公黜而無慍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汭為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歿已遠事得于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為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

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漢重修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収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陳無已為余言豊縣有此碑托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懐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録於次

南唐紫極宫石磬銘

右南唐紫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録云宋與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為王臣者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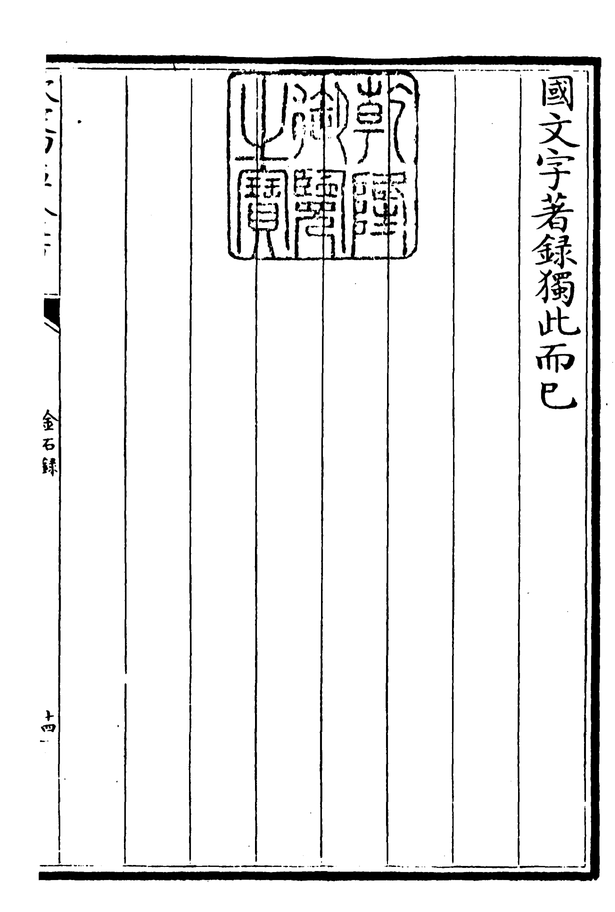
周文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為漢湘陰從事周祖徵為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户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為縣令也

記曰縣在汝水之汭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記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誥

右日本國誥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於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誥録於通譜之末然不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録金石刻凡二千卷外



國文字著録獨此而已

金石録卷三十

金石録後序

右金石録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鐘鼎甗鬲盤匜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絶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

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正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强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

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廚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汚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

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犇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欵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

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遥

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絶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

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為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抱玩搬在卧内者巋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敵勢叵測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犇行在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

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予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迺十去其七八所有

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殁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

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畱在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